

雨花忠魂

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

风向与信仰

金佛庄烈士传



李新勇 著

金佛庄(1897—1926)

号辉卿，浙江东阳人。1918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警卫团少将团长，同年秋在南京被军阀孙传芳部逮捕，同年底牺牲于雨花台。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JF PHILIPSON L17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向与信仰: 金佛庄烈士传 / 李新勇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7

(雨花忠魂: 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

ISBN 978-7-5399-9435-2

I. ①风…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5254 号

书 名 风向与信仰: 金佛庄烈士传

著 者 李新勇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聂 斌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435-2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雨花忠魂·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

丛书编委会名单

王燕文 徐 宁 张亚青

万建清 范小青 韩松林

汪 政 张红军 闫海燕

信念之光 民族脊梁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李 强

南京雨花台，是一处历史名迹，更是一个革命圣地。它风光秀丽，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吟哦诗篇；它壮怀激烈，众多先贤志士在此演绎壮丽人生；它记忆殷红，无数革命先烈、共产党人在此献出宝贵生命。近现代以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中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江苏省委宣传部、省作家协会组织编写的“雨花忠魂·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丛书，以真实的人物故事，生动诠释了雨花英烈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兴邦的革命精神和英雄壮举。恽代英、邓中夏、何宝珍、施滢、徐楚光、陈原道等，这一个个英烈，是不灭的火种、不朽的丰碑，闪耀着革命信念的

光芒，挺起了民族不屈的脊梁。“雨花忠魂”丛书，是深沉的革命历史见证，是深厚的红色文化传承，是深刻的思想教育启迪，展现了江苏作家对革命历史的正确认识、对雨花英烈的景仰之情、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追求。

现在，江苏发展已经站在新的起点。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战略部署，积极投身“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崭新实践，加快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我们缅怀雨花英烈，就是要学习他们的高尚品质和不朽精神，从中汲取养分与力量，砥砺全省人民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我们弘扬雨花英烈精神，就是要在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引导人们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以此告慰那些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辈们。

目 录

001	第一章	炉火重拨尚余薰	冻砚时能见苦吟
022	第二章	溪边小立苦待月	远钟入枕雪初晴
040	第三章	天时人事日相催	栖鸟纷纷又满林
065	第四章	楼外天寒山欲暮	一窗明月四檐声
091	第五章	含声未发已知心	独立夕阳数个人
104	第六章	一双铜剑秋水光	衾铁棱棱梦不成
118	第七章	松风亭下荆棘里	精卫无穷填海心
131	第八章	猩红屏风画折枝	此恨无关风与月
148	第九章	云海天涯两渺茫	天地回响爱无声
157	后记		
161	附录		
161	金佛庄生平年表		
164	吊唁金佛庄的诗文对联		
176	参考书目		

第一章

炉火重拨尚余薰 冻砚时能见苦吟

离开厦门大学

十月的北国已透露出严冬肃杀的景象，而在 1921 年的南国厦门，依然花红柳绿，生机盎然，高大的树影漏下斑驳的光影，闪烁跳动，像一颗颗蹦蹦跳跳的星星，满是顽皮和喜悦，没有些许庄重的样子，更没有安静的时候。

二十四岁的金佛庄提着个轻捷的藤条行李箱，走出厦门大学校门。

阳光飞溅，微风轻拂。不远处的卤面、虾面、鲜包坊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校门口一片暗色清凉的树

阴下，排着三五辆散淡的人力车，车夫歪在车上，就势用经了雨而颜色褐黄的草帽把脸遮起来打盹。十月的南方气温正好，不冷不热，只要没有买卖，随时随地都能享受一段美妙的睡眠。

排在最靠前的人力车夫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听见脚步声，把草帽从脸上掀到脖子后面。他看见金佛庄随身携带了一点简单的行李，以为他是到本城某地方去走访朋友的，一弓腰带着他的人力车来到跟前问：“先生，你上哪儿？”金佛庄本不想乘车，怀里钱袋里的钞票实在少得可怜，可看着人力车师傅期盼的眼神，他知道，跑这一趟路的脚力钱，是那年轻师傅的午饭。便把行李放到车上说：“辛苦师傅，码头。”满身肌肉疙瘩的人力车师傅吆喝一声，连人带车一起离开了厦门大学校门，金佛庄的耳朵里灌满了奔驰的风声。

人力车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忽高忽低地剧烈蹦跳，忽左忽右地前进，敝旧的遮雨篷布剧烈地颤抖着，手摇的铃声打破了街道的宁静，行人见到人力车来，便主动往路边靠一靠，用漠不关心的眼神打量一眼人力车夫和车上的乘客，继续赶自己的路。

每次坐人力车，金佛庄都禁不住感慨。这种于1870年由法国人米拉创制的运输工具，自1873年自日本输入中国后，便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人称东洋车，在上海被称为黄包车。这种车适应性强，雇用方便，车资低廉，只要有一米宽的道儿，就能跑得飞快。在城市里，几乎没有人力车到达不了的地方。也许正因为它“不择道”，所以从来没有谁曾提出建议要为人力车修专门的行车道。从前承载行人、独轮车、轿子的便道，奔跑上人力车，甭说有多颠簸不适。这正如那时候的中国，北洋军阀走马灯似的，这个上台执政一些时间，那个上台执政一些时间，个个叫嚣着要给老百姓带来幸福和平与安乐，真正上台之后与前任并无区别，一样战火连年、苛捐杂税、盗匪横行。一个军阀就相当于一种“交通工具”，“交通工具”换了无数种，可路还是那条老路，看不到希望，令人迷惘。

人力车上的金佛庄把只差被颠飞出去的礼帽往下按了按，确认不

会飞掉，腾出手来，紧紧抓住座位旁边的扶手。心情极不平静，今天的情景，恰如过去日子的翻版，人生的许多日子都像这样，被无数次重复，不管是人物、情调，还是心情，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离开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只是往返的方向不一样而已。去与来的之间，谈不上收获，感觉到处都充斥着失意和迷惘。

当初决定来读厦门大学，金佛庄心底既有希望，又有迷惘。希望在于，这所由新加坡华侨陈嘉庚于1921年创办的综合性大学，涵盖了师范（包括文、理科）、商学、工学、新闻、法学、医药等科系，在这里他能学到经国济世的本领，能够学到让民众吃饱穿暖的本事。迷惘在于，当下的时局似乎越来越不可能让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施展抱负，到处都是不讲理，到处都是不合理，到处都是民怨沸腾，到处都是民不聊生。是故，自1921年4月6日开学，半年来，作为第一届学生，金佛庄从未忘记开学那天，校长邓艺园在报告中说，厦门大学的办学目的是“研究学术，培养人材，指导社会”。可残酷的现实让金佛庄寝食难安，经常于夜深人静的时候枯坐难眠，怅然叹息。

从4月6日入学，到现在10月3日离开，金佛庄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难捱的半年。昨夜同窗们为他饯行的酒，还在唇齿之间隐约盘桓，他的心中希望和迷惘未曾比来的时候少，恰恰相反，比来的时候多得多。此时，他的希望在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又复课了，他又能回到军校读书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守信、守时、苦读、勤练、爱校、爱国”的校训，早已铭刻在金佛庄的心上。校场上的呐喊、靶场上的枪声……每每想起，他便热血沸腾。他这一去，是为了参加复课学习的，继续他的从军救国的梦想。迷惘在于，昨夜饯行的同窗，在敬酒的时候，除了“苟富贵勿相忘”这样粗鄙势利的话，再无救国救民的言语。生逢乱世，多少人只为苟且偷生？多少人是把上大学作为他日谋求大富大贵、光耀门庭、封妻荫子的跳板的；多少人是把结识朋友看作是将来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左右逢源的杠杆的。什么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百姓的生计，从未进入他们的视野和思维——末路英

雄，金佛庄心头装着大寂寞，大孤独。

这半年，金佛庄的日子几乎可以说是穷愁潦倒。

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比起来，厦门大学思想开放，能够自由地接触各种学说和思潮，能够不受限制地与同学探讨中国时局。可是人生在世，离不开吃穿二字。作为在校学生，必要的经济条件是保证顺利完成学业的前提条件。在保定读书的时候，除了享受公费，每个月还能领到一笔生活津贴。靠这笔钱，简单的日子一样红肥绿瘦，不仅不需要父母支持，还可以把妻子接到身边，让她去读蚕桑学校。而在厦门这半年，没有公费，也没有津贴，学费和生活费全靠远在浙江东阳横店的老家支持。父母和妻子想尽一切办法也凑不齐费用，只好请同村十几户亲友共设了个“银会”——银会这名词今已不多见，这样的组织已不复存在，可它却是中国明代至民国时期一种集资逐利的方式，其方法是：每位参加银会的人，出一份子钱，然后用抽签的形式来决定由谁使用。银会可以一年一次，也可以一年两次。这种“花钱”的方式，在明代禁毁言情小说《欢喜冤家》中就已经出现，在众多的民间史料上也可见到。因自印自用，有出无收，相当于赌博。金佛庄父母家的“银会”则由每户出十块钱的份子钱，借给金佛庄做学费，待他将来领取薪酬的时候再逐一奉还。

经济拮据还不算痛彻心扉的悲苦，最大的悲苦来自于对眼前的失望。厦门是沿海城市，这里有内陆人在短时间内无法适应的气息。厦门，当时的英文名 Amoy，别称鹭岛，简称鹭，位于福建省东南端，西接漳州，北邻南安，东南与大小金门和大担岛隔海相望，是闽南地区的主要城市之一，与漳州、泉州并称“厦漳泉”，自古就是水陆码头，商业繁茂，华侨众多。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与英国签署的《南京条约》，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国在此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虽然到了民国，条约仍未废止。在厦门，中国人仍然是二等公民，处处受管制，处处受欺压。在自己的国土上做二等公民，是件窝囊憋屈的事情。

厦门不是金佛庄的希望之所在。但一想到现在就要返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里未必又是金佛庄的希望所在。

屈原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先决条件是方向明确，目标明确。只要目标明确、方向明确，不管有多远，终可抵达。而此时的金佛庄，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清晰的方向，世界是混沌的，他不知道自己该向哪个方向走，他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标在哪里。

途路迷惘

那时候的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懂事起，他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这辈子该做些什么事情，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一旦想清楚了，便会义无反顾，付出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努力靠近，竭力抵达，一辈子为之努力奋斗。

这事儿说小了叫志向，说大了叫信仰。

那是个信仰与生命同在的时代。1915年考入东阳县立中学时，金佛庄的理想是“科学救国”。他与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严济慈是同学，他俩都特别聪明，特别刻苦。在回忆中学时光时，严济慈感叹道：“其他的事都记不清楚了，只有同金佛庄两个人，每次考试时都互相激烈争夺第一名这件事最有趣，至今念念不忘。”金佛庄写得一手好字，文笔特别好，每每受到国文老师的表扬；严济慈则以数学最为擅长，不用教师教，他把数学书当小说一样看一遍就会，遇到难题一点就通。有一年数学老师病休，严济慈自告奋勇向校长请缨，主动承担起全年级的数学课，他上的数学课居然比数学老师还好，待数学老师休假结束要来上课，全年级的同学居然不答应，非要严济慈继续教下去不可，一时轰动全城。

如果北洋政府不与日本人签订屈辱的“二十一条”，金佛庄将继续他“科学救国”的理想。1915年1月，当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全国哗然。虽北洋政府最终只认可了二十一条中

的十一条，但这十一条事关山东和“南满”权益的问题，出让这些权益，就等于出卖主权。当时日本在中国增兵三万，进行武力威慑，如果不签“二十一条”，就可能攻打中国。当时中国军事弱不禁风，北洋政权打不过，也打不起。那时候还没有出现“弱国无外交”的提法，年轻气盛的金佛庄深刻感受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看守国门，对抗强权霸权，随时都可能被强权霸权玩于股掌、踩在脚下；乱世之中，一条男子汉只有成为手握兵权的人，才能“退”可苟全性命，“进”可参与到抗击强权霸权的斗争。那时候他就产生了投笔从戎的想法。到1918年中学毕业，金佛庄毅然决定报考军校，很快他便如愿以偿，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该校第八期步兵科军官候补生。

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很快他发现，前途依然令人迷惘。军校内部，旧军阀体制下的军官学校，官僚作风无处不在，教官就是老爷，学员轮流替他打水洗脚、盛饭洗碗，给竹烟筒换水，打扫卫生，洗衣叠被等等。上下级之间没有交流，没有感情，不管你为教官做了多少活儿，教官不会感激你，不会记住你的好，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学生就是他们的奴仆和差役，列队要是站不正，教官挥起胳膊就是一耳光；正步踢出去时力量不够，当心屁股上或腿上被教官飞起一脚踢中；射击、刺杀、投弹训练若达不到规定的标准，小心被皮带伺候。

如果到厦门算是“从文”的话，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则是“尚武”。虽然整个时代让人迷惘，看不到希望，但把厦门和保定放在一起比较，金佛光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保定。因为军校里的种种官僚作风毕竟是有期限的，作为军官他迟早要进入军队，迟早要成为军官。如果没有办法促使所有的军队都改掉官僚作风陋习，至少在自己带的兵中吹进新风，保持团结奋进、官兵和谐的状态。

从厦门到保定，必须乘坐海轮，到天津上岸，取道北京，再从北京赶到保定。

到了码头，人力车夫要替金佛庄把行李提到轮船上，这是他分内

之事。金佛庄制止了，就那么一点行李，不必劳累车夫。藤条箱里只有一套换洗的衣服和几卷书、几封由保定军校和横店老家寄来的书信，还有就是两包打算拿回去款待战友的厦门特产鱼皮花生。

多名战友曾来信劝他回到军校，继续做“新军人”。

上船的时候，金佛庄遇上了两个兵痞，声称例行盘查，实则雁过拔毛。见金佛庄只有两纸包鱼皮花生，嘴里骂骂咧咧，责怪其寒碜潦倒，旋即将鱼皮花生全部卷入随身携带的口袋中。

那时候没有军官证。即使有，也派不上用场，谁认得你呀。辛亥革命后，华夏大地，军阀割据，分崩离析，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法律不能控制派系。当时的福建处于段祺瑞皖系亲信、督军李厚基的治下，段祺瑞于一年前倒台后，李厚基只能靠四面联络、保守中立得以苟延残喘。

海轮启航之后，金佛庄站立船头，望着被船分开的碧水，他想：何时才有一支现代的军队，不敲诈勒索，不欺压老百姓，是天下太平的开创者和守护神？

保定军校

为了写好金佛庄，笔者几乎把他当年曾待过的地方走了一遍。九十五年之后，当笔者站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土地上的时候，保定军校的名字已经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了，后面还特别注明“（1912—1923年）”字样，是国务院批准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树已不是原来的树，房屋已不完全是原来的房屋，检阅台和广场依稀还能窥见当年的雄风。如织的游人带着杂沓的脚步和不可一一细述的心情，行走在曾经照耀过无数热血青年的梦想而如今依然给人温暖的阳光下面。

毕竟经历了九十多年的历史，世事的沧桑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军校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须臾不分。从1923年年末关门停办起，军校被用作他途；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这里成了日本侵

陆军在保定的重要基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校舍被拆毁；解放后，保定军校改建为农场，又改为畜牧场。

物是人非，冰火沉沦，当年的旧迹被一点点消融，终至面目全非。但是，纵使旧迹无存，都无法改变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哪怕一片残砖断瓦都找不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依然像丰碑一样矗立在中国军事教科书中，依然像博物馆那样，接受无数后人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去挖掘它的存在和内涵。

这所创办于晚清1902年的军官学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化高等军事学府。1912年中华民国开始后，陆军部沿袭晚清的旧制，保留了这所陆军军官学校，新派校长和教官，添置了教学设备，从1912年至1923年，在此共办过九期培训班，毕业生有六千余人。

为了革命需要，孙中山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关门之后第二年，也就是1924年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保定军校的后续者，保定军校的不少毕业生，成为黄埔军校的教官。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人才辈出，成为近代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摇篮。不管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这些人后来都曾参与甚至主导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进程。

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遍及国、共两党，许多北洋军阀中的将领，也曾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著名校友数不胜数，耳熟能详的，除了蒋介石、张治中、叶挺、傅作义、薛岳，还有李济深、季方、孙岳、佟麟阁等等。李济深在军校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为阻止清军南下攻打起义军，曾冒险去炸漕河铁桥，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季方在辛亥革命中曾任北伐军敢死队排长，后投入讨袁战争，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六届副主席；国民三军军长兼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在保定军校上学时加入同盟会，1924年与冯玉祥将军合作发动北京兵变，逮捕并囚禁了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促进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率领的国民三军进驻保定后，释放了被曹锟、吴佩孚囚禁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史文彬、长辛店分

会干部陈历茂、保定分会会长何立泉和副会长白月岳等参加二七大罢工的党和工会的负责干部；原国民党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在芦沟桥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

不少毕业生后来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知名人物，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如叶挺，中共著名的军事将领，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的“铁军”使敌人闻风丧胆，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赵博生、董振堂是宁都起义的著名领导人，赵博生曾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参谋长，董振堂任红五军团长，先后为革命事业光荣牺牲。地下党员、原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长官张克侠和何基沣，在淮海战役的紧要关头，分别率领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火线起义，为顺利地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还有何柱国、王长江等人，也都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另外，邓演达、耿毅、刘越西、陈铭枢、吴艺五、刘汝贤、周季展、李竞容、周思诚、商震、王法勤、黄曦、王紫斋、刘建藩、倪德勋、童保暄、张璧、瓮巨卿、安溯颜、刘耀奎、钱鼎和陆军速成学堂的方声涛、吕公望、林知渊等，都曾投身于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还有不少人经过曲折的道路后，又投身于革命阵营，如张治中、傅作义、陶峙岳、楚溪春、刘文辉等。

在一正一邪的历史选择中，人的站队非此即彼，保定军校毕业的张群，后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军官学校毕业的白崇禧，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陈诚任国民党军队总参谋长，秦德纯任国民党政府国防次长。早期毕业生吴佩孚，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任直鲁豫巡阅使；齐燮元在北洋军阀政府时的江苏省督军兼皖赣巡阅使，日伪时任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绥靖军总司令。还有顾祝同、刘峙、薛岳、罗卓英、马法五、周至柔等，后来都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

从北洋军学堂算起，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训练了接近一万名军官，当中超过一千六百人获得将军头衔，造就了大批军事人材，在我国近代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样也成为金佛庄短暂一生的革命道路的锻造

站，当他从厦门重回到军校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越，他看见了生命的瑰丽，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最终为了心中的信仰，成为雨花台上一粒晶莹剔透、绚烂多姿的雨花石。

直皖战争和保定军校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不像黄埔军校始终由一个党派作主导力量，始终在一个政权的领导之下。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谁掌握政权，保定军校就为谁培养军事干部。不少时候，这一派招进来的学生，到了毕业，竟被分配到反对派一方，拿起反对派配发的枪炮，打自己的“老东家”。

在这样的纷繁多世，出了不少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掌故和历史人物。

后世之谓“民国风流”，大抵是指民国最初二十年里的各种卓尔不群的人物身上发生的离经叛道的掌故。这些人物和掌故，大多属于“一言难尽”的人物和掌故。这一帮深具表演天赋的历史演员，却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所军校的命运。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的统帅权由段祺瑞、冯国璋所继承，并逐步形成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与此同时，奉天省（今辽宁省）督军张作霖逐渐控制了东北三省，形成奉系军阀。五四运动爆发后，长期控制着北京政权的皖系成为众矢之的，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进入前所未有的尖锐期。此时的总理段祺瑞便是个典型的“一言难尽”的民国风流人物。

段祺瑞一生没有房产，奉行“六不主义”，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说到做到，律己甚严。

可他的姨太太个个抽大烟，甚至有一个半夜偷情回来，被段祺瑞撞了个正着。最有意思的是，某次人家给他推荐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知书达礼，娴雅大方，他打算娶回来做四姨太。待到娶进门了，却见女子整日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一问之下，才知道此女已经有了

意中人。段祺瑞便忍痛割爱，吩咐他夫人要像嫁女儿一样，置办嫁妆，吹吹打打，很热闹地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短短半年里，老段家办了两桩喜事，一进一出，全是贴钱的买卖——老公嫁姨太这样的事，在像段祺瑞这样的大人物身上，好像仅此一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想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并许愿只要段同意，日本将会全力支持，但遭到了段祺瑞的严词拒绝。为避免日本人的要挟，段祺瑞举家迁来上海，公开表明自己的抗日态度。他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惟有自救耳。”

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继之为直系的首脑。为了取得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与皖系段祺瑞的矛盾日趋尖锐。直系吴佩孚则利用外交、学潮问题，对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皖系发动了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的抨击。西南军阀为促进北洋派内部分化，也采取了“联直制皖”的策略。这样，直、苏、鄂、赣和张作霖控制下的东北三省便结成七省“反皖同盟”。后来河南督军赵倜不满段祺瑞而加盟，称为八省反皖同盟。

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在京津地区的对抗，段祺瑞的皖军纷纷溃退。19日，段祺瑞通电辞职，直皖战争宣告结束。当时曹锟为地方军区负责人，段祺瑞为民国政府“边防督办”，仅仅五天时间，一场地方军人抗拒中央政府的军事政变便以挑战者的胜利而告终，北洋时代最强大的军阀派系垮台。

此时原本属于皖系段祺瑞培养军官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转眼就成了直系曹锟培养军官的学校。昨天还贴在墙上的段祺瑞的各种训话、各种指示和题词，转眼就换成了曹锟的训话和指示，换得比眨眼睛还快。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了这场战争的炮灰。直皖战争爆发后，段祺